運動文化研究　第四十五期（2024 年 9 月）　97-118

DOI: 10.29818/SS.202409_(45).0004

梅洛龐蒂的肉身存有學對網球球質深度的探索

林岱樵*

黃盈晨**

邱裕翔***

摘　要

球質是甚麼？這是一個既普通常見卻又複雜地讓人不知從何說起的難題。研究者長期涉入網球領域，在選手階段曾因為球質的進步，讓成績得到跳躍性的突破，因此研究者在教練階段的訓練，便以提升選手基本球質為主要目標。但在跟選手溝通的過程中，會發現一旦在實務訓練的情境上，球質變成了一個難以表述與相互理解交流的概念，為了解決此問題，回到球質在根本上的理解便成了關鍵。因此本文透過法國哲學家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在《眼與心 (*Eye and Mind*)》中對視覺看到深度的質疑，先從理智主義和透視教化系統來分析現有的球質研究，接著以梅洛龐蒂的肉身存有學去發展球質技術的深度。發現現有的體育運動學科理論的球質其背後是一套笛卡爾的座標計算體系，而在實踐教練經驗對球質技術的看法會進入如透視技法的教化體系，最後從肉身存有學發展的球質觀為球質是相對且互相連結的、球質是過程且不斷變化

* 林岱樵，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博士生，E-mail：derek750129@hotmail.com。

** 黃盈晨，國立屏東大學兼任助理教授，E-mail：a0913400130@gmail.com。(通訊作者)

*** 邱裕翔，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體育室講師，E-mial：vorla831105@gmail.com。

的、球質是網球世界的本源。反思中發現球質不旦涉及人、事、物的關聯，更是網球世界的本源，作為教練應更多元、開放的思索球質，從實踐與探索中不斷伴隨選手成長，也成長自身球質技術的視野，給予選手球質更大的演化空間。

關鍵詞：梅洛龐蒂、肉身存有學、深度、球質

On the Depth of Tennis Ball Quality from Merleau-Ponty's Ontology of Flesh

Dai-Chiao Lin *

Ying-Chen Huang **

Yu-Hsiang Chiu ***

Abstract

What is ball quality ? It's a common yet complex question that's difficult to know where to start. Researchers, deeply involved in the tennis field, have seen significant leaps in performance due to improvements in ball quality during players' careers. Therefore, in coaching, researchers prioritize enhancing players' fundamental ball quality.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ng with players, it's found that quality becomes a concept hard to articulate and understand mutually during practical training. To solve this issue, returning to the 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 of ball quality becomes crucial.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skepticism of depth perception by French philosopher Maurice Merleau-Ponty in "Eye and Mind," analyzes existing studies on ball quality from rationalism and perspective indoctrination systems. It then develops the depth of ball quality technology through Merleau-Ponty's theory of corporeal existence. It'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sports science theory of ball quality is based on a Cartesian coordinate calculation system, and

*Dai-Chiao Lin,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Ying-Chen Huang,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Yu-Hsiang Chiu, Lecturer, Physical Education Divis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actical coaching experience views ball quality technology as entering into indoctrination systems like perspective techniques. Finally, the ball quality perspective developed from corporeal existence theory sees ball quality as relative, interconnected, a process,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the essence of the tennis world. Reflection reveals that ball quality not only involv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ople, things, and events but also serves as the essence of the tennis world. As coaches, it's essential to think more diversely and openly about ball quality constantly accompanying players' growth through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expanding the horizon of one's own ball quality technology, and giving players greater space for ball quality evolution

Keywords: Merleau-Ponty, ontology of flesh, depth, ball quality

一、前言

筆者是網球教練，從選手到教練有著將近三十年的經歷，[1]記得在選手時期對技術的訓練，大部分都是靠自己想像與按表操課的訓練，沒有獲得個別的專業技術指導。直到大學階段遇到幾位網球教練，協助自己在技術上有重大突破，整體球質獲得非常明顯的提升，如發球球速在一次的訓練中，竟提升每小時 30 公里以上的球速，同時在正反拍抽球的表現也提升約百分之 20。且不僅是單純球質的提升，就連過去一些不曾贏過的選手，竟然也能一一擊敗，球質的提升確實讓我的網球成績有了跳躍性的成長。

球質是影響我選手生涯的一大轉淚點，故從選手退役到大學當網球教練後，常幫助一些想要朝更高水平的職業網球選手邁進時，很多時候都是對選手的基本功在訓練，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球質的提升。但當為了訓練球質去跟選手進行溝通時，會發現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容易，比方說：什麼是好的球質？球速快就等於球質好嗎？這樣的問題也讓我回到選手時期所聽過球質描述的回想，過去教練總是告訴我們，「靠身體」打出的球質比光靠手還好，或是說身體重心有壓進去的球會比身體重心留在後面的「重」。雖然不是很清楚球質，但概念上知道球質跟身體的使用有關。而大部分的教練們還有另一種球質的說法，就是選手擊球時「咬球」的好壞，咬球指的是擊球時球留在球拍線上的時間，當時間越「久」代表咬球越好，也表示其球質較好。

這些教練們關於球質的描述，看似簡單卻又似乎隱含著許多意義。直

[1]本文筆者指稱為第一作者林岱樵，本文章論述視角主要也是第一作者林岱樵，而在本文作者中同時具備網球選手和網球教練經驗的分別為第一作者林岱樵和第三作者邱裕翔，因本文有三位作者特此說明澄清。

到後來遇到一位運動生物力學的網球老師而有不同的說法。他很明確地指出，球質沒有想像的那麼複雜，球質取決於選手拍頭速度擊到球，使球產生的速度與旋轉，也就是拍頭速度越快相對球質越好，並不需要身體的介入，只要用單單一隻機械手臂拿網球拍也能打出好的球質。這種科學式回答對於球質的理解給予明確清楚的答案。

通過對於球質的初步描述，我們確實看到一般教練所談的身體重心和咬球的隱性知識，同時也有著科學性的邏輯知識，回想過往很多時候彷彿球質的概念本身就在這兩端之間擺盪。似乎，球質本身，還有很多可以做、可以說、但又像是不知名的感受般的存在，令人難以捉摸。譬如，在運動賽場中，擊球點越前面球的質量如力道或速度等一般會越好，但是有些選手刻意放慢擊球點，製造擊球的隱蔽性，讓對手不好預判來球，使對手更容易被球壓迫，這也是另一種球質的姿態，在這裡，球質似乎是一種多義詞，球本身也成了一顆能夠被賦予多重意義的事物。然而，追求清楚明晰且普遍客觀地表述通常是我們的習慣，這也使得科學性的表述成了當代運動研究的主流，但當我們總是習慣通過球的旋轉與速度，拍頭加速與球之間的撞擊，甚至是身體動力鏈一環一環的關係來理解球質，但真實的網球場域中，這些名詞與數字，它似乎又變成了另外一種與我和選手們體驗不相同的事物。過去，當教練跟我說，球的旋轉與速度就是球質，當時總是會困惑。看似清晰的概念，在一進入對打的狀態時卻又變了個樣，即便知道對手的球速不快旋轉也不多，但在對峙過程，我卻會感覺他的球一顆一顆不斷地回擊過來，不斷地入侵迫使自己在擊球過程無法喘息，這種切身的壓迫感與其他在對峙過程中出現的各種難以言表的感受，那是一個我們既熟悉但卻又陌生的維度。也或許是球質深藏的奧秘，也讓我希望透過研究的過程來加以揭示球質豐富的存在樣貌。

面對這些不容易說清楚的球質經驗，傳統靜態與科學式的論述模式似乎並無法解決或觸及這種既流動且多變多義的實踐性與感受性的難題。但

在接觸法國哲學家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眼與心 (*Eye and Mind*)》的著作中，所論述的深度（depth）以後，似乎找到了一種更能將我們這種處於流動、隱晦、複雜的身體經驗，得以描述的方法。本文的寫作共分為五個章節，首先在前言中交代研究背景、目的、方法等；其次主要為梅洛龐蒂對深度的探索，從理智主義的笛卡爾、透視技法的教化系統，接續梅洛龐蒂的肉身（flesh）存有學去詮釋深度。[2]再者用笛卡爾理智主義、透視技法的教化體系去套用在網球球質上面。從次為將實踐經驗涉入的人、事、物等事物間的關聯，以梅洛龐蒂的肉身存有學去詮釋網球球質。最後為本文結語。

二、研究方法

在探討球質的研究時，研究者原先認為透過梅洛龐蒂前期《行為的結構》和《知覺現象學》思想的身體現象學，或中期《世界的散文》中，透過對身體主體概念的提出，以發生現象學的進路回到知覺經驗與身體經驗的形式去探索球質，就能夠將這些不容易說清楚的球質經驗給形構出來。但在研究的過程當中，發現球質的深度不僅限於知覺經驗和身體經驗，還跟世界萬物的人、事、物、場域、存在有彼此交纏的關聯，故原先身體主體因其還保留著主體的概念導致在談論這些關聯時有一定的侷限，同時這些關聯是梅洛龐蒂後期《可見者與不可見者》和《眼與心》中的重點思想，當整個探討轉向成建構存在論，即肉身存在時，身體經驗便成為世界之肉

[2]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眼與心 (*Eye and Mind*)》（楊大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59-61。這是梅洛龐蒂引自文藝復興時期流行的一種藝術教育系統，主要依賴透視法來教導繪畫和圖像創作。透視法是一種藝術技巧，透過模擬人眼在三維空間中的視覺效果，使平面的圖像具有深度和逼真感。這種教育體系通常包括透視原理、線性透視、大氣透視等方面的教學內容，幫助學生理解和掌握如何在畫布上準確表現出三維空間的感覺。

那更為原始基質的典型形式。[3]相較於現今球質的實踐經驗，當其在運動科學的籠罩下，只能用科學數據去計算出球質，其與實踐世界所產生的鴻溝，正是梅洛龐蒂在《眼與心》中所講笛卡爾主義的理智論所帶出的難題，而每天身處在實踐經驗的我，正是因為直接受到了實踐經驗的衝擊，知道球質還有很多不是科學可以清楚明白測量出來的，關於網球、關於球質，仍還有著許多尚待說出的內容在等待著被我們說出，這些內容顯現出了運動經驗的「深度」，就如同梅洛龐蒂所講深度的奧秘一般。

深度在梅洛龐蒂的多部著作中都有提到，而在《眼與心》當中，深度更是全書的核心，其主要是對視覺如何看到深度提出質疑，第一個質疑是我們眼睛是如何看到深度的？外面的光投射在視網膜的影響是平面的，照理來說眼睛沒辦法看到三維立體的深度，因為深度就是前面的東西遮住後面的東西，即廣延實體（extended thing）堆疊的結果。第二個質疑就是畫家是如何在二維的畫布上，去畫出三維的深度？我們眼睛是如何從平面的畫上看出深度？梅洛龐蒂就是處理這兩個對視覺的質疑，探究深度的秘密。

梅洛龐蒂先用笛卡爾的理智主義和透視法的角度，去論述它們如何詮釋深度。其首先認為理智主義是用另一種方式去解釋為什麼我們看到深度，內在邏輯是否認深度的存在。而透視法在他看來，是一種欺騙我們眼睛的一種障眼法，那個深度不是真實的。最後他反駁前兩者，認為傳統的繪畫僅是對對象的描繪，進而忽略了捕捉這些對象的人的前反思感受，這種方式並不能作為我們與世界關聯著的真正表達。[4]同時認為深度既是每個實體各居其位同時亦是彼此遮蔽，之後將深度提升為萬物的一種本源維度，世界的各種維度都是由深度去生成的，藉此不僅解開視覺與深度之謎，更是將其上升到一種存有學的領域。

---

[3]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眼與心 (*Eye and Mind*)》，3。

[4]丹尼爾．托馬斯．埔里莫茲克（Daniel Thomas Primozic），《梅洛龐蒂 (*On Merleau-Ponty*)》（關德群譯）（北京：中華書局，2014），105。

(一)理智主義的深度與透視法的教化體系

笛卡兒是理智主義的典型代表，亦是開啟了後世心物二元對立難題的哲學家。當將心靈與物體視為是不同實體，並將我思主體置於中心使事物變成投影（projection）時，其認為深度是透過計算而形成的距離，僅做為對空間立體性的補述：深度是派生於其他兩個維度的一個第三維度。[5]因為在我們眼睛背後有一個計算機也就是大腦，它指揮眼睛透過廣延實體所佔據空間多寡的計算去看到深度，而不是眼睛自己實際看到的。這是一個上帝的視角概念，笛卡爾就是用一種俯視的角度去看深度，因為我們眼睛沒有辦法直接看到事物彼此遮蔽住的地方，也就是深度所在，但可以透過座標系統去計算出來深度，就很像 goolge 定位系統一般。門的厚度不是看到的，是從另一個視角去計算出門的深度，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在一個角度看到門的全貌，所以透過轉換視角來看門的另一面，將物理距離作為依歸，以數學計算出門的深度，但這樣的作法其實只是看到事物的寬度而已。畢竟我們無法在一個點上看同時又在另一個點上看，笛卡爾的座標系統是超越人類身體所在的視角，把世界萬物都放進可以計算的座標系統，每一個點都各居其位，沒有任何含混侵越與不可見之物，在這樣的體系中我們才能計算出深度。

而笛卡爾理智主義的座標系統，套用在網球場的球質深度，就很像科學數據下的球質，是非常明確清楚的，因為對理智主義而言，所有的廣延實體可透過理性，進一步拆分成不同屬性去理解的，深度不過是一種在思考下誕生的產物。故其可將複雜的感知與現象拆分並簡化為一個個彼此互不侵犯的屬性，之後透過計算去量化數字，像是球的速度、旋轉、角度、軌跡等，計算出的球質數據越高，代表其球質越好，在這個計算系統裡面，球質有絕對的優劣之分。

---

[5]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眼與心 (*Eye and Mind*)》，57。

在理智主義後，梅氏接著進入深度的第二個質疑，就是平面的畫布如何呈現立體的深度？他針對的是透視技法，認為透視法是創造一種幻象（illusion）的幻象。[6]它只是利用繪畫的技法欺騙我們的眼睛，讓我們眼睛在平面的畫布上看成有立體的深度，因此深度不過是一種在一些基本法則下所創造的繪畫技巧的結果。

不只如此，因為這個方式有效果，所以大家都模仿使用，甚至因其效果而更改原來的原則，變成一套教化的體系，好像世界的深度只要用這些方法就能畫得出來一樣。最終，重點不在於理解我們所體驗到的深度，而是透過方法劃出方法所界定的深度。其實透視技法畫出深度的概念，就像前陣子網球教學流行的 ATP Forehand 的教學法，它形成一個教學體系，主宰並限制了我們的真實體驗，比方說：轉身拉拍要到某個角度、球拍降拍要有拍狗（tap dog）的動作、擊球前要製造前臂延遲揮拍等，就是把正拍的形式（form）格式化，似乎大家按照這個教學法就可以打出像職業選手一樣的球質，就像按照透視法的畫法讓大家都可以輕易的畫出深度一般。

理性主義笛卡爾的深度是事物各居其位，沒有任何的遮蔽，一切視點清清楚楚，透視技法的深度，是畫出生動的事物所形成的彼此遮蔽，而事物沒有各居其位，然而梅洛龐蒂的深度則是處在它們之間的東西。因為他認為深度不是我們從飛機上看到的近處樹林與遠景之間沒有神秘的間距，這種笛卡爾式的俯視，也不是透視法畫出生動向我表現事物彼此的遮蔽。[7]

[6]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眼與心 (*Eye and Mind*)》，57。
[7]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眼與心 (*Eye and Mind*)》，71。

(二)在世存有的肉身體現

■事物的各居其位與彼此遮蔽

梅洛龐蒂的深度不是我們從飛機上看到的近處樹林與遠景之間，一種與我沒有任何神秘間距的影像，這種笛卡爾式的俯視，也不是透視法畫出生動向我表現事物彼此的遮蔽，這兩種視角都太過清楚明白了。真正的深度是處在它們之間的東西。[8]

這邊表達所謂的之間是：「我之所以看到事物各居其位，恰恰是因為它們彼此遮蔽對方」。所以當事物各居其位的時候，就是笛卡爾的座標系統，在這個體系中有明確清楚的定位，不會出現有彼此遮蔽的情況；反之透視法則是把萬物放在透視的系統中，其邏輯就是從事物間的遮蔽開始，它忽略事物有它各自的位置，所以當這兩種解釋會進入死胡同，沒有辦法真正解決深度的問題。

而梅洛龐蒂則將深度視為是我之所以能知覺世界的原因：深度是事物用來保持自身與其他的區別，讓其繼續是事物而不是我現在所看到的那個樣子的手段。[9]並認為我們是因為深度才看到事物間的關聯的，梅洛龐蒂在後期將深度視為一種容積，其一方面使各個事物的場得以呈現，另一方面又使自身隱沒，也就是說它透過隱沒自身而使世界有了能孕育事物的厚度，[10]正是因為有了深度，事物才得以共存而非僅僅是相互並列，並使得其能既各居其位又彼此遮蔽。

他接著舉例：「當我透過水的厚度看游泳池底的磁磚時，我並非撇開水和一些倒影才看到它，反而正是透過水和倒影，正是通過它們，我才看

---

[8]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眼與心 (*Eye and Mind*)》，71。

[9]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可見的與不可見的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羅國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277-278。

[10]鷲田清一，《梅洛龐蒂 認識論的斷裂》（劉績生譯）（河北：河北教育，2001），191-192。

到了它」。[11]也就是在說在探索球質時，相較於科學把儀器所無法計算的因素都給剔除，理性主義者將現象簡化為抽象的客觀空間與屬性，在這個數學座標系統計算下的球質給簡化並拆解得清清楚楚的，梅洛龐蒂的深度球質，事實上是要把所有事物間的關聯都要考慮進去，直接面對這種複雜的關聯網路，不管科學的系統有沒有辦法計算到，回到最原初那含混不清的狀態之中，而真正的球質則是透過這些事物的關聯才能看到。

■深度作爲本源的維度–生成與等價性

在《可見的與不可見的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一書中，梅洛龐蒂提到：身體能將我們引向事物本身，但這種事物不是一種平面的存在，而是一種有深度的存在，它不向俯瞰它的主體開放，而是只向身體開放，向可能將會與事物在同一世界中共存的身體開放。[12]因為深度被作為事物在存在根基上的相互侵越與原初的關聯，這意味著我們並非是依靠視覺而發現深度，而是因為視覺並須因為深度才得以達成的，[13]其此時被視為是我們與世界得以相互關連的原因。

故在對深度的探索中，梅洛龐蒂認為我們已經不只在做哲學的研究，而是進入存有學的領域，因為在他看來深度是第一維度，這裡不是數學幾何的第一維度，而是一種本源維度[14]，一種可以不斷生產或表現各種的維度，也包括了時間維度、空間維度、知覺維度、甚至是數學維度等，都是透過深度這個本源維度去生成的其中一種形式！其不只具有生成的特

---

[11]莫里斯．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眼與心 (*Eye and Mind*)》，75。

[12]莫里斯．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可見的與不可見的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168。

[13]王亞娟，〈還原的深度與自然之謎—梅洛龐蒂的現象學方法及其藝術意蘊〉，《文化與哲學》，47.2（臺北，2020.02）：164。

[14]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眼與心 (*Eye and Mind*)》，71。梅洛龐蒂認為我們的存在並不是表面的上，而是有深度的，這種深度不單是指心靈或意識的深度，也包括身體與世界之間的深層聯繫。梅氏認為我們的身體是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和體驗的基礎。因此，深度在梅氏哲學中被視為存在的一種本質屬性，是我們對世界的真實理解所必要的。

性，深度還是一種等價系統，[15]因為它是第一維度，所以它可以在各維度之間去顯現出來而且可以打通，能夠在各個維度之間建立一種等價性，這個等價性並不是數學的，不是一個模式能轉換到另一套數學系統，他說的等價性指的是萬物都可以歸源於一種肉的深度，所以這叫做等價萬物等價於肉[16]。

■存在的湧現–偶然性的肉[17]

身體與事物相互開放的前提是肉身概念的提出，梅洛龐蒂將肉身視為一種存在的元素，[18]我的身體與世界皆是由這種元素構成，或者，被其所纏繞：

> 我的身體是用與世界同樣的肉身所構成的，及我的身體的肉身也被世界所分享，世界反射我的身體的肉身，世界和我的身體的肉身相互潛越，並進入了一種相互對抗又相互融合的關係。這意味著我的身體不僅是被知覺者中的一個被知覺者，還是一切的測量者，世界的所有維度的零度。[19]

這觀念揭示了我與世界相互開放與纏繞的關係，這種關係不僅意味著

---

[15]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眼與心 (*Eye and Mind*)》，76。

[16]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眼與心 (*Eye and Mind*)》，71-72。在梅洛龐蒂的觀點中，肉並不是簡單的生物學概念，而是一個更廣泛的存在概念，涵蓋了人類身體的經驗、意識的存在方式。我們通過肉與世界相連，肉是我們與世界互動的媒介和中介。因此等價於肉指的是梅洛龐蒂觀點中人類存在的這種整體性和身體性，即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和經驗是通過我們身體的感知和存在來實現的。

[17]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眼與心 (*Eye and Mind*)》，69。梅洛龐蒂認為我們肉體經驗受到歷史、文化和社會等因素的影響，這個因素構成了我們存在的背景條件。在這種背景條件下，我們的行為和選擇受到各種偶然性的影響。因此我們的肉體經驗不單是個體與世界之間的中介，也是歷史和文化力量的體現，這種偶然性使得我們的肉體經驗具有複雜性和多樣性。

[18]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可見的與不可見的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174。

[19]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可見的與不可見的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317。

互通的可能性，同時也揭示了一種「可逆性（reversibility）」。在其左手觸碰右手的例子中，當兩隻手即將觸摸的瞬間，感知者與被感知者之間的轉換可能，這使得肉身成了一個更為根本的存有學基質，深度就在這種基質的相互作用中展開並形成了各種維度。正因為深度一直在生成各種維度且交織纏繞（chiasm），使得肉具有了一種偶然性，以畫家的例子來說，即使他們學的是精確的透視法，但當他們在戶外畫風景的時候，有意無意間會被真實的感受給拉過去，這些感受會挑戰他們原先預想的觀念框架，真實的感受與預想的框架形成不調和變動的感受，這就是梅式說的：

> 正是作品在自我變形變成其續篇，這個續篇不是我們在解釋或詮釋，是這幅畫自己就在變形。從梅式的觀點來看，我們一般都認為畫家是畫作的創作者，但他認為更像是一個媒介的角色。[20]

他後面接著說，作品是來自於肉的表達、交錯，並不需要我們去解釋它，這就是最原初的表達，它背後就是存在的力量，作品會變化是因為存在在表達、在湧現，而這些作品就不斷成為他的續篇。因此對梅式來說繪畫是從肉的偶然性裡面去生發出來的，這個肉的偶然性背後，是涵蓋歷史之中包括時間性、存在、各種深層的東西。就如同我們在寫作一樣，原先有明確的寫作目標與邏輯，在過程中因為有不斷各種的偶然性因素在交織纏繞，讓真實的感受和原本的預想產生衝擊，最終的寫作結果跟一開始的預想會有很大的差異，背後就是存在的力量在湧現，像是一種演化的過程。

三、理智型的球質觀

藉由上一章對笛卡爾理智主義和透視教化系統在詮釋深度的觀點，來

[20]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眼與心 (*Eye and Mind*)》，70。

分析現有球質的詮釋方式，像是體育學科理論下運動生物力學的球質研究，其背後就是笛卡爾的座標計算體系；而實踐教練經驗的看法有時則會進入一種教化體系，如同透視技法一般的網球球質技術系統。

(一)體育學科理論下的看法

笛卡爾的理智主義的球質觀，就是在計算的座標體系中，事物都是各居其位且可以計算的，一切視點都清清楚楚沒有模糊的地方。在國內體育學科理論中，跟笛卡爾式的球質觀點一樣的，主要就是運動生物力學的球質研究。它從物理學的角度切入，由選手擊球的身體動力鍊、球拍的重量、形成的拍頭速度所擊出的球速、旋轉、過網軌跡、擊球落點等要素的組合，就是球質的形成因素。這些所談的球質要素，全都是可以計算的，所以體育學科理論的球質觀是非常笛卡爾式的思維。但其實基礎體育學科理論的球質，對一般網球選手和教練來說，就像不食人間煙火的論述，一般網球選手和教練參考的知識，主要還是以網球教科書、行家網球教鍊技術分析等為主。[21]

比起體育學科理論對網球球質討論，網球教科書的球質觀點則更貼近實踐的教練與選手，其思考邏輯如同笛卡爾理性主義式的思考。在網球教科書中的擊球原理，最主要有五個要素與球質相關：擊球的弧線、擊球的速度、擊球的力量、擊球的落點與擊球的旋轉。其中擊球速度是由選手的拍頭速度、對手的來球速度及球拍與球的接觸點，共同決定了擊球速度。而擊球的旋轉則分為：平擊球、上旋球、下旋球、側旋球、複合旋轉球。[22]這些網球理論所描述的球質通常都是以科學量化的形式表達，例如：美國前世界第一網球好手 Andy Roddick 的最快發球為每小時 249 公里、史上最多法國公開賽大滿貫得主 Rafael Nadal 的正手拍上旋球的最多旋轉可

[21]劉一民，〈運動教練實踐經驗的知識探索—窺見一位網球教練的知識世界〉，《運動文化研究》，4（臺北，2008.03）： 7-57。.

[22]陶志祥，《網球運動教程》（北京：北京體育大學，2007），76-81。

達 4600 轉 / 分。所以科學會給予明確客觀的數字，讓我們知道甚麼是好的球質，計算的結果清清楚楚，沒有任何含混的地方。

(二)實踐教練經驗的看法

如同前述，大部分網球教練還是以行家網球教科書的知識為主，以下就是整理幾位國內外行家教練對球質技術的詮釋做整理，國內的網球教父陳南認為技術有其階序性，有些選手擊球時身體沒跟，球質就不重，有些選手擊球時掌握到球拍甩頭的訣竅，所擊出來的球速就很快，這就是技術階序性的差異。[23]我曾在職業賽場上聽到一位國內知名的爸爸教練表示：國內的某位選手後來之所以職業排名沒有繼續打上來，打進世界前一百名，是因為他的球質穿透力不足。穿透力指的是球落地後加速的程度，形容球質力量的一種方式。對於球質的一些形容，每個教練有他的描述方式，一位爸爸教練自述在指導女兒抽球時，會給予兩個女兒一個爆破的 image，雖然兩個女兒學習因個人的因素有所不同，但是終究會達到類似的質感。[24]

國外的名教練 Vic Braden 的網球技術分析，是非常笛卡爾式亦是科學式的，對職業選手的網球力學分析，對於選手身體各部位、球拍各階段、與來球的關係等，都用慢動作研究的非常清楚明白，是非常科學式的思考。科學式思考的網球教練還有不少，像是 Nick Bollettieri 在自己的網球手冊中以科學的方式說到，球質的力量來源大小是由選手創造的拍頭速度大小決定。拍頭速度、擊球速度以及球拍與球的接觸點，共同決定了擊球速度。[25]只有球拍速度才是唯一決定回球路線和速度的因素，不只如此，

---

[23]李加耀，〈網球運動員追求卓越的過程—運動人類學領域的解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論文，2003），30。

[24]劉一民，〈運動教練實踐經驗的知識探索—窺見一位網球教練的知識世界〉，19。

[25]Nick Bollettieri, *Nick Bollettieri Tennis Handbook* (United States: Human Kinetics, 2001), 41.

他在教學過程當中，會如同透視技法一般給予技術命名，形成一套技術教學體系，他最著名的就是殺手正拍和音速發球。

雖然 Nick 在自己的網球手冊中，用了很多科學或教化體系在教學，但他在實踐教學中不完全如此，像是他在講拍頭速度時還會搭配聲音，比方他會說：蹦！蹦！蹦！正是當時職業網球比賽中擊到球的聲音，嗖！嗖！的聲音則是揮拍的聲音。也就是說在實踐的教學場域中，也不完全是科學或教化式的教學。

藉由本章的描述，我們似乎就覺得球質好像是如此，球質是科學式的、教化體系的、清楚明確的，但在真實的網球實踐場域中，球質會涉入的還有人、事、物、時間、空間等各種關聯，因此接下來第四章就用梅洛龐蒂的肉身存有學去詮釋網球場實踐的球質。

四、肉身與深度想像的球質觀

笛卡爾和透視法的邏輯去帶入網球科學的球質，雖然對球質有個清楚的定義，但真實的實踐場域當中，不只是球質單一的問題，更是牽涉很多人事物的關聯，所以本節就以梅洛龐蒂深度的肉身存有學，去揭露實踐場域的網球球質。首先從梅洛龐蒂深度的觀點，去反思運動科學的球質邏輯，得出球質的相對性與連結性；其次從偶然性的肉去探討網球球質技術的演化，認為球質是過程且不斷變化的存在；最後從存有學的立場，將深度為本源維度的論述，去揭露球質與網球世界的本源關係。

(一)球質是相對且相互連結的

球質的深度是貫穿網球世界的所有維度，就如同深度一般，而梅氏認為深度是不可見的，它之所以可見是因為事物間的關聯，當我們看游泳池

的深度時，我們不是直接看到深度，而是因為游泳池底部的磁磚、池邊樹葉的陰影、水和水的厚度等，深度就是在這些事物關聯之間。但以科學的角度並不是如此，它是有一個絕對的標準，當球的速度與旋轉大於另外一顆球，以運動科學來講，很明顯球的速度與旋轉測出來數據較高的球質一定比較好。

但在實踐經驗上的球質不一定如此，前世界第一美國名將安迪．羅迪克（Andy Roddick）的發球，在當時是非常有名的最快，最快紀錄到每小時 249.4 公里，在大部分的比賽當中，他都可以發出很多的 Ace 球[26]，照理說他的發球球質是最好的，但每當他在比賽中對到美國名將阿格西的時候，你就感覺不出他的發球球質好，因為阿格西是被譽為當時最好的接發球者，也就是說，其實球質不是絕對性的關係，它是相對的，要看到球質的深度不是只看其顯現的數據，也要看它跟接發球者的關聯性。單看測速槍的發球球速，安迪．羅迪克在當時一定是最好的，但在真實的網球世界中，球質不是絕對的，是一種相對性的關係。

球質是一種相對性的關係，然而我們一般大眾或運動科學在思考球質時，其實大部分都是探討某一拍令人驚豔的球質，羅迪克的發球很快、納達爾的正拍又旋又重、山普拉斯的灌籃式扣殺等，每當我們在討論時，比較會聚焦在這種單一顯而易見的球質，我們運動科學在研究的也是單一的球質，雖然有會顯示平均球速，但也是將球質分開來談，這種單一球質一顆一顆來看球質的方法，反而看不到真正的球質，因為在真實對戰中，球質是有其連續性與連結性，每一拍球質都跟下一拍球質有所關聯、發球跟下一拍銜接拍的連結，前世界排名第一的瑞士球王 Roger Federer，他發球局贏球率非常高，雖然他的發球不是世界上最快的，但由於他發球後的下一拍連結非常好，會讓他的對手在接他的發球時，承受更大的壓力，造成

[26]網球比賽中對局中雙方一方發球落在有效區內，但對方沒有觸擊到球而使之直接得分的發球。

更多的 over hitting，這在實踐經驗中，就幫助他的整體發球球質更為提升。也就是說，球質不是我們習以為常思考的單一球質，球質是一種連結性的關係。

(二)球質是過程且不斷變化的

球質是一種相對且連結的關係，在梅氏的深度哲學中，深度是一種偶然性的肉，這種偶然性的肉意味著各種事物間的交織纏繞，看與被看、聽與被聽、時間與空間、身體與萬物等，不是一個固定的結構，而是隨時都在發生各種維度之間的可逆交織。以此觀點來看球質的深度，球質不會是一個固定的結構，事實上也沒辦法固定，因為隨時隨地都在變化，會受到各種維度的影響，像是選手的目標、對手的情況、賽事的層級等，其實就是一個動態的歷程。以初學者來說，剛接觸到各項技術時，教練都給予正確的握拍、揮拍、擊球動作，但隨著時間的進行，會忽然發現自己打球和最一開始教練教的都不太一樣；以 Roger Federer 例子來說，他的正拍在十幾年前和現在的正拍動作，有明顯的不同，這些可能是有意識的修改，但也可能是無意識的轉變，各因素彼此交雜的關係，就如同是一種技術的演化一般，其實很難說那一時期的正拍技術比較好。只能說球質技術不是固定不變的結構，而是不斷變化的過程。

(三)球質是本源的

因為事物間的關聯我們才看到實踐的球質，也因為偶然性的肉我們瞭解球質的演化性，深度對梅洛龐蒂來說是一種本源維度，世界萬物的維度如空間、時間、主客之間等，都是從深度去生成的，也不僅是生成而已，深度這個第一維度可以在各維度之間打通建立一個等價性，就是萬物都歸於肉這樣的深度。

而仔細思考發現在網球世界也是如此，如果以網球世界來說，球質就

是打通所有維度的本源維度，網球的技戰術維度、觀賞維度、勝敗維度等，其實都跟球質有所關聯。我們或許認為球質是高競技場所在意的議題，但實際經驗上連初學者都是如此，在一般體育的網球課程當中，同學雖然第一次接觸網球，有一些同學會想要控球、有一些同學以揮拍動作正確為主、有一些同學就是要打出很強的球質，所以不單是高階的競技場所，就連初學的網球新手都有對球質的追求、渴望、與目標，這就是網球世界的本源，所有的一切都是球質這個本源維度去打通的。

五、結語

> 如果沒有那幅畫完成了繪畫，如果沒有那一作品獲得了絕對完成，那麼每一創作都在改變、更替、啓示、深化、證實、完善、再創造和預先創造著所有其他的創作。如果說這些創作不是一種既有的東西，這不僅僅是因為它們像所有事物一樣都將逝去，也因為它們面對事物，差不多已經擁有了它們的全部生命。[27]

上述是梅洛龐蒂在《眼與心》中的結語，這種結語預示了藝術創作本身的未完成性，回到實踐的運動場域中，我們所擊出的每一拍、每一球，亦都可作為一次地創造，並從中探索出不同的可能。通過對實踐球質的探索後，使我在知識視角上從梅洛龐蒂的肉身存有學中，更瞭解實踐場域的球質結構，球質是相對且連結的、球質是過程且不斷變化的、球質是本源的。這些詮釋能幫助我在球質的看法上，獲得更多的思考面向。

首先球質是相對且連結的，這個連結不限於球質的拍與拍之間，還有分與分、盤與盤之間，甚至是我與對手、情境、心理等所有事物的連結關

[27]莫里斯．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著，《眼與心 (*Eye and Mind*)》，92。

係，這都是實踐場域需要去注意的，不會只是科學那清楚明確的一種計算方式；其次在球質是過程且不斷變化中，不論是選手或教練都可以反思去另一條道路，我們對於技術形式的空間，應給予彼此更多的空間，這邊的彼此包含了選手、教練、身體、意識等，因為球質技術是一種演化的過程，不要拘泥於技術教化的體系，沒有唯一且最好的技術，只有不斷變動的技術。最後則是球質是本源的，也讓身為教練的我有很大的反思，很多時候跟選手在球質溝通上遇到問題，如我想要選手球質增強，選手想要球質穩定，以為選手不聽教練的話，一直以為我們目標不同，但事實上只是兩邊對球質的瞭解與描述不同。

透過探究過程使自己在實務經驗中擴展了教練的視界，未來在面對選手表現、指導選手時，得到更多新的想法和思考：球質的顯現不能單一的看，可能受到諸多要素的影響。身為教練的我們應具備更開放的思考，從實踐與探索中不斷的伴隨選手成長，也成長自身球質的視野，給予選手球質更大的演化空間。

參考文獻

王亞娟，還原的深度與自然之謎—梅洛龐蒂的現象學方法及其藝術意蘊，*文化與哲學*，*47*，2（臺北，2020.02），155-168。

丹尼爾．托馬斯・埔里莫茲克 （Daniel Thomas Primozic），*梅洛龐蒂* (*On Merleau-Ponty*)（關德群譯），北京：中華書局，2014。

李加耀，*網球運動員追求卓越的過程—運動人類學領域的解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論文，2003。

陶志祥，*網球運動教程*，北京：北京體育大學，2007。

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可見的與不可見的*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羅國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眼與心*（*Eye and Mind*)（楊大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劉一民，運動教練實踐經驗的知識探索—窺見一位網球教練的知識世界，*運動文化研究*，*4*（臺北，2008.03)，7-57。

鷲田清一，*梅洛龐蒂—認識論的斷裂*（劉績生譯），河北：河北教育，2001。

Merleau-Ponty, *Maurice, Eye and Mind* (*L'OEil et l'Esprit*), trans. Carleton Dalley, 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 eds. James M. Edie, et al., Evanston: Northwestern U. Press, 1964.

Merleau-Ponty, *Maurice,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Le visible et l'invisible / Notes de travail*), trans. Alphonso Lingis, ed. Claude Lefort, Evanston: Northwestern U. Press, 1968.

Nick Bollettieri, *Nick Bollettieri Tennis Handbook*, United States: Human Kinetics, 2001.